

被臉書開除的華人工程師：在硅谷，不敢失業兩個月

我把最壞的情況想好了，不是辭職，不是被開除，而是公司留着我，然後時不時給我穿小鞋。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一年，可能是最糟糕的。把我開除了，反而沒那麼糟糕。

10月7日，剛剛入職 Facebook 3 個月的華人工程師尹伊被正式解雇，理由是“缺乏判斷力”。

9月26日，尹伊參加了為此前跳樓身亡的華裔工程師陳勤(音譯)舉行的抗議會。抗議會上，他將工牌扣在胸前最顯眼的位置，並在現場接受了媒體採訪。

9月19日，就職于 Facebook 的 38 歲華裔工程師陳勤，從公司總部園區內的一棟辦公樓 4 樓跳下，不幸離世。據其公開的領英頁面顯示，陳勤畢業于浙江大學，到美國後在南加州大學攻讀碩士，去年 3 月入職，就職于廣告組。

事後，網上多人發帖，將陳勤自殺歸因于公司內部的高壓工作環境、職場霸凌與其面臨的簽證困境。離職不久的該公司前技術主管綜合該公司內部匿名論壇的消息稱，死者生前日夜工作，或因績效考評、面臨開除選擇自殺。

26日中午，超過 400 名華人身着黑衣，手持鮮花集聚在公司門口的標誌性 Logo 前集體默哀。花束堆滿了標誌牆，寫有“反對有毒的工作環境”、“我們要求真相”等英文標語牌沿街一字排開，人們高喊標語，要求總部的高層回應訴求、公開真相。

作為在職員工，尹伊參加了這場集會。而立之年赴美求學、異域求職、漫長的綠卡排期，透過陳勤的境遇，尹伊看到了自己。抗議會現場，他身穿灰色 T 恤和淺色牛仔褲，接過麥克風，情緒激昂，帶領人群高呼：“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這種情況就無法改變，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硅谷華人的希望。”

抗議結束後，尹伊被公司約談、警告，在度過“驚心動魄”的一周後，他被正式解雇。

緊急呼叫 | 中國工程師聲援自殺同事遭臉書開除：公司解雇理由模糊

以下是新京報和尹伊的對話：

“真正亮出工牌時，手害怕得發抖”

新京報：你什麼時候知道陳先生的事情？

尹伊：9月19日乘坐公司園區的穿梭車時，一位亞裔司機說，你知道嗎，剛纔有一個人跳樓了，還是個亞裔。

當時覺得很大概率是華人，中國留學生當

碼農的多，基本上十個亞裔里有七八個都是國內過去的留學生。

公司內部，大家好像不怎么討論這事，我私下里會跟室友說兩句，也是 Facebook 的員工。但總得來講，我們信息也不全，討論不多。

新京報：公司有禁止你們談論此事嗎？

尹伊：沒有，我參加抗議會之前沒有碰到。

新京報：為什麼會想到參加抗議會？

尹伊：我跟他的情況太像了，陳先生的履歷基本上是公開的。他也是此前在美國干了一段時間，然後 30 多歲來讀碩士，把家里人都帶來。以為會有穩定工作，卻又面臨着長時間拿不到綠卡的情況，我覺得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的經歷也是這樣，年歲不小了，在美國打拼，各個方面肯定都不如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我知道這非常辛苦，而且很孤獨。

我不是特別高尚的人，之前沒參加過任何群體抗議活動，對抗議沒有任何概念，我那時還以為是悼念會。但我覺得該去，一方面同事去世了，應該去悼念。另一方面他跟我很像，參加悼念會，我心里也好受點，覺得至少對自己有個交代。

新京報：當時現場的情況怎麼樣？

尹伊：現場抗議有四五百人，主要都是華人，包括浙大校友會的，還有不少 Facebook 的員工。我一路走過去的時候，看見不少同事三三兩兩往集會地點走，一邊走一邊悄悄把工牌藏起來，所以我推斷在現場肯定有不少是 Facebook 的同事。他們可能由於種種顧慮不太願意亮出工牌。

我當時還沒完全反應過來這是抗議會，還想悼念會為什麼要把工牌藏起來呢？在現場。我很快被氣氛感染，亮了工牌。覺得在那種情況下，值得有一個實名的人站出來說是他同事，這意義不一樣，也是陳先生應該得到的待遇。

然後看到大家太陽底下曬得那麼累，汗流浹背的。正好這時現場幾位男生跟舉牌抗議的女生說：“咱們都換一換”。於是我也跟那女孩換，接下了女孩的麥克風。喊了幾句口號，“今天如果不做些什么，這種情況就無法改變，你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硅谷華人的希望”、“華人的命也是命”。

新京報：視頻顯示你當時情緒很激動，那時心理狀態如何？

尹伊：事實上真正亮出工牌的時候，我的手害怕得發抖，因為等於跟雇主作對了。我也不知道會有什么。

越來越多的中國父母不惜花上一百多萬元人民幣把子女送到美國上大學。即便這些留學生最終拿到美國大學的文憑，他們究竟又收穫了多少真才實學呢？

少中國留學生爲了混張文憑，竟然雇槍手代寫作業甚至代考。

中國留學生代考託福

近日，華男蔡柳當槍手爲中國留學生代考託福，從而維持他們的學生身份，被指控。

原訂兩項重罪名恐判高達十年監獄牢刑，但負責該案的檢察官建議他認罪後，刑期最高不超過 14 個月。

聯邦檢察官辦公室 3 日公佈，現年 24 歲的蔡柳是六名被告之一。

他們被指控使用篡改的中國護照在洛杉磯及其周邊地區考試地點冒充中國公民，爲那些留學生代考。

蔡柳至少以他人名義參加五場託福考試(TOEFL test)。

檢察官表示，在 2015 年和 2016 年他爲 14 名中國籍學生報名參加考試，並支付代考槍手費用，爲那些學生換取及格分數。

蔡柳持學生簽證居住在美國，他在洛杉磯聯邦法院對兩項虛假護照認罪，並同意不反對將其遣返中國。

爲了維持學生簽證，外國公民須在“學生與交流訪問者計劃”授權的學校申請學習，而這些學校中有多要求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公民參加託福考試。

且須達到要求分數，證明其語言能力不存在阻礙。

檢方表示，有數十名中國籍留學生找人代考。

蔡和其他四名加州居民在今年三月被洛杉磯聯邦大陪審團作出 26 項指控起訴。

美國槍手的那些事兒

一位名叫琳達(化名)的槍手是美國某高校英語專業的碩士畢業生，她的一位朋友雇傭了包括她在內的十幾位槍手。

她表示，這些學生讓槍手代寫的普遍是他們最不感興趣的必修課作業。

“據我瞭解，不少中國留學生選擇主修工商管理、市場營銷和會計等專業。

很多美國大學又設有英語寫作、詩歌這些我很感興趣的必修課，但這些學生對這些課沒多大興趣。因此，他們會在上這些必修課時使用我們的代寫服務。”

琳達介紹，由於她受雇的槍手公司位于美國波士頓，他們的顧客大多是波士頓大都會區的留學生，但也不時會有其他地區的中國學生光顧。

由於大學作業形式不同，她的收費標準也不一。

如果只是一篇普通論文，琳達會收取每頁 25 到 35 美元不等的代寫費用。

如果學生需要她代寫這門課定期佈

置的作業、課堂彙報內容和零星的論文，她會按每堂課一學期 1000 美元左右的價格收取服務費。

在此基礎上，負責經營這家公司的朋友還會額外向這些留學生收取一筆數目不明的中介費。

“雖然我的顧客基本都是中國人，槍手服務沒有國界。我有些槍手朋友的顧客就是那些懶惰的美國富人孩子，他們也根本不在乎。”

中國留學生謹記

曾長期研究學術作弊行爲的美國聖母大學人類學教授蘇珊·布盧姆認爲，美國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也助長了槍手文化。

因爲美國高校普遍要求學生修夠不同知識面的必修課學分，這迫使他們硬着頭皮選擇自己不感興趣的課程，也讓他們有更強烈的慾望找人幫忙。

她說，如果教育者不能讓學生意識到這些必修課對他們的成長有重要意義，槍手市場總會有買家。

但與此同時，她認爲槍手市場鍾愛中國留學生可以追溯到他們的母國。

在國內就經常不按規矩行事，這些人到了國外未免也會想方設法打擦邊球。

但是，在美國就需要遵守美國的規則，如果存在學術造假、欺詐行爲屬實，輕者學生的這項作業會被判不及格，重者甚至會被開除學籍。

代考託福的中國留學生向加州法庭認罪 美國加州一名中國留學生周四向法院認罪，他被控雇人參加託福考試，幫助中國公民獲得學生簽證。

美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稱，23 歲的蔡柳(Liu Cai，音譯)是六名被告之一，他們被控使用偽造的中國護照，在洛杉磯及周邊考試點冒充多位中國公民參加託福考試。

蔡柳本人在美國持學生簽證。他在洛杉磯聯邦法院就兩項使用假護照的指控認罪，並同意不反對被遣返回中國。

法庭文件顯示，這兩項罪名最高共可判刑 20 年，但公訴人同意在 2 月 13 日宣判時，會建議刑期不超過 14 個月。

蔡以他人的名義參加了至少 5 次託福考試。檢方稱，他在 2015 年和 2016 年爲 14 名中國公民報名參加考試，並在事成後向其他被告人支付費用。

爲了獲得學生簽證，外國公民必須申請在美國學校學習。許多學校要求母語非英語的外國公民在託福考試中取得特定分數，以證明語言能力。

今年 3 月，洛杉磯的一個聯邦大陪審團對蔡柳和其他四名加州居民提出 26 項指控。第六名居住在台灣的被告上月承認了使用假護照的指控，並將於明年 1 月被判刑。

華男代考托福，恐重判10年：在美造假比誤殺還嚴重

被剝削受壓迫 這才是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真實生活

在很多澳洲人眼里，中國留學生都是富二代。他們開着保時捷、法拉利這種豪車，穿着各種名牌衣服，戴着各種名牌首飾，出入各種高檔餐廳，衣食無憂，完全不差錢，更不需要幫助。

但其實，這樣的中國留學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都來自普通的工薪家庭。高昂的留學費用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很多留學生平時都得打工賺錢。Jonathan 就是其中一個。

Jonathan 來自中國，持學生簽證在新南威爾士大學學習工程專業。他不是富二代，沒有家族產業，母親只是超市的一個普通員工。

爲了生計，他必須在課餘時間去打工。SBS 電視台記錄下了他找工作的過程。一個詞形容：很慘！他先是來到一家華人餐館，打算應聘服務員。老闆說，這份工作需要一天工作 11 個小時，每小時的工資只有 \$12、\$13。

這個工資比這個職位的標準低了 \$10。比澳洲的最低工資標準低了 \$5。

這是赤裸裸的剝削，這也是違法的！但很遺憾，這樣的情況也是很常見的。

在第二家店，老闆告訴他，工作時間是早上 10 點到晚上 10 點，一共 12 個小時。一天的工資是 \$140。平均每小時也是 \$12 左右。

老闆還說，可以給到他 \$150，但是這樣的話沒有休息時間。

在第 3 家店，他試着問老闆能不能給到每小時 \$15。其實這也不算高，但是老闆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行！

又換了一家店，情況還是一樣。時薪每小時 \$12。

他一晚上跑了七、八家店。大部分店都願意招他。只是沒有一家店開出的工資超過每小時 \$15。

最後，Jonathan 坦言，在澳洲找到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是很難的，尤其是對於拿着學生簽證的留學生來說。

澳洲政府規定，留學生每周的打工時間最多爲 20 個小時。按照這個時間來算，Jonathan

每周最多只能掙到 \$200-\$300。這點錢，連房租都不夠，更別說其他的了。

而留學生的學費卻很貴。兩年光是學費加起來就要大概 \$80,000！

交着天價的學費掙着比法定標準低得多的工資被老闆剝削被同事擠兌但是爲了生計只能忍氣吞聲因爲你不做自然有別人來做這才是很多留學生在澳洲的真實寫照數據統計，澳洲有 70 萬留學生，給澳洲經濟帶來了高達 \$340 億的收入。

推廣：但是，1/3 的留學生在打工時都遭遇了剝削。每小時的工資還不到 \$12。

很多雇主甚至明目張膽这么做。新州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近 4/5 的中文、韓語和西班牙語招工廣告打出的工資都低於最低工資標準。

Angela 來自韓國，5 年前持打工度假簽來到了澳洲。

來之前，她對這裡的生活充滿了美好的向往。天那麼藍，水那麼清，風景那麼優美，生活那麼安逸。但是來之後她才發現，這裡的一切跟她想象得完全不一樣。

過去 5 年，她做過好幾份不同的工作，每一個工資都不達標。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農場摘水果。農場主只給她每小時 \$4-\$6。

她問對方為什麼給這麼少，對方只漫不經心地回了一句：不想做你可以去找別的工作啊。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在悉尼一家韓國咖啡館做服務員。每小時 \$11。

她跟老闆說能不能簽合同，老闆說：我們這不簽合同。咋滴，你還想舉報我們啊？

她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承包了馬場工作的清潔公司做主管。

每小時工資 \$15。好像是比之前多了啥？但其實，這個職位的法定工資是至少 \$27。

而且，鑒于她主要是在周末和節假日工作，所以她的時薪比應得的少了 \$45/h。

但這還不是最讓她難過的。最讓她難過的是，有一次她看到一個同事躲在垃圾桶後面，在

吃客戶剩下的東西。

她問同事為什麼要躲起來。同事一句話不說，只是趕緊把所有的食物都塞進了嘴里。

那一刻，Angela 覺得無比的難過。她哭了好久好久。

但是，哭也沒辦法。現實就是這麼殘酷。對於留學生和其他短期簽證持有者來說，打工被剝削是常有的事。這份工作，你不做，自然有別人來做。換一份其他的工作也是一樣。甚至還有可能被剝扣工資，連每小時 \$12 的薪水都拿不到。這就是很多留學生面臨的困境。

對此，很多網友留言表達了自己的觀點：“這種情況非常普遍，澳洲政府只是視而不見。”

“如果不是這種剝削，澳洲怎麼會享受到這麼好的經濟收益？”

“我一點也不羨慕澳洲留學生的生活。他們付着高昂的學費，但是每周掙的錢卻根本養活不了自己。澳洲需要對這些雇主進行更加嚴格的監管。”

“剝削的情況很常見，不只是留學生，還有沒有經驗的年輕工人。政府想增加留學生每周可以工作的時長，這只會導致更多的剝削。我非常同情這些留學生。”

“還有更黑暗的一面是：那些按照法定標準給工資的好雇主，生意難以爲繼，因爲他們的對手可以以更低的價格提供相同的服務或食物，從而吸引顧客。這是一種不公平的競爭，不僅會影響留學生，也會讓好雇主的生活更加艱難。但是有誰能阻止這種情況嗎？”

其實正如網友所說，剝削留學生的事，在澳洲很常見。光是小微爲大家報道過的就有很多。之前，墨爾本東南區一家果蔬店 Parkmore Fruit & Vegetable Market 就被曝出長期剝削員工。老闆只給員工每小時 10 澳元的低工資，並要求員工每周工作 75 個小時。

